



KARL LÖWTH

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德] 卡尔·洛维特 著

楚人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KARL LÖWITH



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德] 卡尔·洛维特 著

楚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各布·布克哈特 / (德) 洛维特著 ; 楚人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13
ISBN 978-7-100-09968-4

I . ①雅… II . ①洛… ②楚… III . ①布克哈特,
J.C. (1818 ~ 1897) —传记 IV . ① K835.2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114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雅各布·布克哈特

〔德〕卡尔·洛维特 著

楚人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968-4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960×1300 1/32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 42.00 元

Karl Löwith: Sämtliche Schriften. Band 7: Jacob Burckhardt

Original German language edition: *Karl Löwith: Sämtliche Schriften.*

Band 7: Jacob Burckhardt (ISBN 978-3-476-00513-7) published by

J.B.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und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GmbH Stuttgart, Germany. Copyright © 199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布克哈特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态度	1
布克哈特,在历史中间的人	33
序言	34
布克哈特与尼采	36
语言、哲学、科学的关系	77
布克哈特历史观中的人性立场	105
对布克哈特决定不问政治的历史解释	148
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过渡	183
布克哈特用历史眼光考察当前世界所形成的后古典理论	275
布克哈特的“文化”史	295
有关布克哈特的评注	301
《时代转折的形象》	302
《布克哈特:强力与自由》/《布克哈特:反思历史》	306
《布克哈特,西方人的解释和证据》	309
《布克哈特书信集》,第一卷	311
《布克哈特书信集》,第二卷和第三卷	312
《布克哈特书信集》,第四卷和第五卷	314
文献说明	317
读后记	322

布克哈特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态度

1928

布克哈特考察世界历史不是带着一个哲学家的成见,也不是带着一个史学家的成见,而是用一个有着哲学头脑的考察者的无偏见的目光。他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思想家考察世界历史,尽管他是一个素来把人的一般本性置于优先地位的思想者。使他最感兴趣的东西不是历史的“事实”,更不是哲学家的“观念”,而是人类命运的严肃话剧,用他的话说,“永远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布克哈特从不研究哲学,尤其是历史哲学。他在给学生布莱尔(Brenner)的信中写道:“如果您研究哲学,那么我会在一旁听,就像在一位说教者那里,但到结束时我也不会说一句话。对此类消磨时间的方式,我完全无语以对。但愿您能答应做一件事,即于哲学的亢奋时刻(不会长久的)默念三遍:‘我在外界强力面前只是个可怜的傻瓜,所有的东西都远不如实际的直观和感觉重要,个性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您默诵完这三句话,您就可以继续平静地研究哲学了。”

当布克哈特收到尼采送来的《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部时,他回复道:“首先,我的笨脑瓜远远不能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思考历史的终极原因、目的和可预期性……大家知道,我从未踏进本真之思的庙宇,但却让自己在圣地的庭院和殿堂里轻松愉快一辈子,因为统治在那儿的是寓意最深远的图像。”¹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考察》的引言中直接针对

¹ 布克哈特在1842年给贝尔施拉格(Beyschlag)的信中就写道:“我这一生没有任何思想不与外界事物相关。当我不能从直观出发时,我就什么也完不成[……]”(转下页)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写道：“我们拒绝[……]任何体系，我们不需要‘世界历史的观念’，我们让自己满足于感觉[……]，我们首先不出售历史哲学。如果哲学确实在直接追问日常生活的大谜团，那么它就高居于历史之上，因为历史充其量只是在部分地、间接地跟踪这个目标。真实的，即无前提的哲学必定以自己的方式工作。”²与此不同，历史哲学是一个“半人马星座”，人们需要向它表示最高的谢意，并在历史研究这片森林的某个边缘地带欢迎它。历史哲学（不管它的原则是什么）在开采森林时总有几个影响大的时刻为历史添加味道。到目前为止，历史哲学仍在试图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一般纲领”，尽管这是一种最乐观的感觉。黑格尔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道：“哲学带来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的简单思想，即理性统治世界的思想。”但在布克哈特看来，哲学恰好带不来这个思想，因为无人会将永恒智者的目的透露给我们。“轻率地预期”一个有计划的历史，这会导致误解，因为此类预期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的。

布克哈特不是历史哲学家，他的特有理解力原本是直观的和感觉的理解力，而不是抽象的理解力。与黑格尔不同，“看和感觉”对布克哈特而言不是抽象概念的预备阶段，而是一种让事物在其光亮中，即在明见性中最清楚地显现自身的行为方式。这种感性的明见性并不给出，更不会超越抽象的意义（或哲学的意义）。对那些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同行，布克哈特采取排斥态度，就像他排斥抽象的哲学一样。他岁数越大（晚年的布克哈特可称为“智者”），越是有意识地倾向于一种非历史的，即神话的或寓意性的思维方式。布克哈特在1889年给普雷恩（Preen）的信中写道：“神话使我疏远历史，我逐渐有了神的正确目光。”希腊人的真正的和难以企及的伟大之处被认为是神话，新的事物（如他们的哲学）能为他们的整体存在构建“理想的”和特别“传奇的”

（接上页）我在历史方面建立的东西不是批判和思辨的成果，而是可以弥补直观漏洞的想象。我对历史的阐说也许有合乎时代的可读性，但只要在纸上有一幅图像不是发自内心的内心时，该阐说就必定会破产。

2 参见布克哈特致普雷恩（Preen）的信（1870年除夕和1871年12月23日）；另请见布克哈特致布莱尔（Brenner）的信（1856年3月16日）。

基础,但却不能完成他们的神话。³所以希腊人编写的历史向来没有历史的准确性,但这个准确性却是现代历史科学引以为豪的地方。

尽管布克哈特拒绝作具有历史准确性的和抽象哲学式的阐述,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即人类发展学的方向,或者如他自己所表述的那样,有一个“病理学的方向”。历史学家兰克(Rank)认为,“按照人对事件的理解力来描述事件”是编写历史的任务。但兰克的学生布克哈特却没有实际执行此项任务,事实上他更强调那些能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对布克哈特而言,以“拿破仑”为题目的报告和以“希腊烹调术”为题目的讲座之间并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布克哈特能很好地把浩大的世界历史缩小为值得人们注意的内容,就像从希腊烹调术中获取对一个时代精神和社会精神的诠释一样。他所以把自己的人类发展学的考察方式称作“病理学的”,就因为“忍受痛苦和被欲望驱动的人”是我们唯一可能的出发点。布克哈特由此试图根据详尽的世界历史反思当前。不管怎样,历史性的人类已经在两千年之前处于时代顶峰了,人的精神早已“完全”了,“如果在以往的岁月里有人会为他人献出生命,那么现在再也超不过此种精神了。”

布克哈特反对任何超越实际可能的感觉和观察,只在那里他才不要求精确和思辨。但在自己的领域,布克哈特却以比常人眼中的哲学家和史学家还要苛求和严谨的态度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对历史中的理性存在持怀疑态度,根据是人类历史评论方面的一种特别的伦理主义。⁴当黑格尔提出要理性地看待历史时,他已经让理性存在于历史中了。与此不同,布克哈特的观点是:我们只需要人性地看待历史,这个历史于是成为人的外观。

依照上述,布克哈特与一般哲学的关系,特别是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系应当是清楚的。我们由此可问第二个问题:布克哈特的“世界一历史”是什么,或者何类历史事件居于他的兴趣中心?历史事件是否仅

3 《希腊文化史》,I卷,第30页。

4 参阅纽曼(Neumann)著《布克哈特》,慕尼黑1927年,第278页和林登(Rinteln)著《言论与文章》,巴塞尔1927年版,第34页。

为行动之人彼此打交道？

布克哈特把历史的“领域”称作“文化历史”，它的外部形式是“社会”，因为历史的领域并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的自然领域，一个与人同类的领域，一个人的领域，或者可如我们所概括的那样：将今人作为前人。就实际有效的“领域”概念而言，自然界没有本源的和确实的意义。布克哈特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赞同一个古希腊格言：“这里只是忽视了，世界不仅是由自然的痕迹组成的，而且是由人的生活痕迹组成的。这种生活包围着每个人，因而显现为操心的主要发源。”对此，阿索普(Äsop)曾经强调指出：“[……]令人喜悦的东西是来源于自然的生活美，大地、海洋、星空、月亮和太阳的旋转，而其余的东西便都是恐惧和痛苦了。遇到一次好运，总会有惩罚女神跟随其后。”布克哈特总结道：“这并不奇怪，自然之美本来应当使希腊人兴奋起来，但在他们那里更多的却是对生活的恐惧感和思考。”布克哈特按照三大势力划分人类的文化历史：国家、宗教和文化。根据他对三大势力相互制约的关系的解释，文化在次序上和内容上都占据优先的地位，因为：a. 就次序而言，狭义的文化是国家和宗教的“反映”（对它们本身意识到的文化的终极研究在布克哈特那里称作科学，并特别称作哲学）；b. 就内容而言，文化以世界文艺为形式最直接地敞开民族的精神。⁵不过，这样的文化信念并不妨碍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考察具有完全务实和先知先觉的特点。布克哈特在1870年战争之际给其友人普雷恩的信中这样写道：“最值得思考的东西不是现时的战争，而是我们经历的各个战争时期和在这些战争中必然建立起来的新精神。学者必须把许多他们喜爱的东西作为精神奢侈品抛弃掉，而原本有异于我们的东西则会促进年轻的一代成长。年轻人看待我们，可能就像人们看待逃到他们那里过舒适生活的法国移民。对此您只需想一下：哪些现存的文化要死亡，人们究竟还想看多少部小说和戏剧？”⁶这封信中还提及一个论点，它向我们指出

5 参阅杜尔(Dürer)著《布克哈特论自由和强权》，巴塞尔1918年版，第17页。

6 参阅布克哈特致普雷恩的信(1870年除夕)。

何种事实、何种事件构成世界历史的人的重要内容。布克哈特这样写道：“对于我这个大学讲师而言，那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已经清楚了：所有过去的纯‘事件’突然间贬值了。我的课程表从此以后只能以文化历史为重点。”在这封信的结尾处他写道：“‘订购你的房子’，这是我们在整个中欧地区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以后的情况将不同于以往。”想想看，这就是一个叫作世界历史评论家的最高智慧。如果布克哈特觉得自己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哲学实践”成果就是“订购你的房子”，那么这位历史学家该是如何思考这个世界的呢？在其他场合，布克哈特曾表示，“*historia vitae magistra*”（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这句话实际上不是说人能够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下一回将聪明些”，而是说“以后会永远睿智”，从而得到一个更高的同时又更质朴的精神。“历史需要极多的活动和大事喧哗来获得相对较少的东西。但问题是：这与人们期望的东西，甚至期望值有多大关联？就连个人的生活中都存在这种现象。以膨胀的激情做出要创造某种奇迹的决定，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平常的，但却是必然的命运。”布克哈特在给尼采的信中说道：“我教授历史从来不是为了那些在激情中认识的世界历史。”大体而言，人们通常理解的世界历史，也就是黑格尔理解的世界历史无非是人类世界发生的事件，就像它们显现于民族运动、建邦立国、战争及其他方面那样。黑格尔在有待商榷的精神下把国家认作本真道德的自然场所，并且把这个本真道德与私人的道德区别开来（后者在他的挖苦话中是“愚蠢的”）。关于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布克哈特提出：“道德有一个本质上不同于国家的领域。如果说国家在公正地维护传统权利，那么这就已经足够说明两者的区别了。如果国家总能意识到它的本质[……]作为灾难救护所，那么它就最有可能健康地生存。”这个对国家的评判是与洪堡（Hombolt）一致的。⁷ 对布克哈特而言，民族也不具有优先地位的合理性，因为它们是原始的“整体”。个人（即受苦的和受欲望驱动的个体）在他看来不过是本源的“自我目的”。布克哈特不

7 参阅杜尔（Dürr）著《布克哈特论自由和强权》，巴塞尔1918年版，第111页以下。

管好坏地反对尼采的个人主义,就像他反对黑格尔的国家乐观主义一样。他在1896年的一封信中讲了一段关于黑格尔的话:“就我而言,我从来不是历史中的强人和歹徒的代表,我宁愿把他们看作神的鞭子[……]我更愿意追随创造幸福者(带来生机者),我觉得,最好换个位置去认识这一点。”

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观不是把兴趣中心放在世界历史的事件上,而是放在文化历史的事件上,如果搞清楚他的兴趣所在,并且搞清楚他的兴趣的程度,那么就应当明白,在所谓的文化历史中,什么题目对布克哈特而言原本是成问题的。在给绍恩伯兄弟和普雷恩的信中,以及在《希腊文化史》中,布克哈特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他是这样说的:“就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我们的任务是:修编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历史[……]”,“我们所寻找的事实就是那些同样被认作事实的思维方式。这个来源因此与古典知识的研究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应当就事论事”,而应当“依照精神和情感”表述“对事件的反应”。布克哈特所以特别重视在一个时代中的几代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方法。他写的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史的书就取名为:《佛罗伦萨的建筑精神》、《私人建筑精神》、《委托人的思想方式》等。这里还需要指出,布克哈特试图用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来解释相关的建筑。

此类看待历史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相应的还有布克哈特对国家政治行为的蔑视态度最终明白无误地造成了布克哈特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思想和观察是他本人能做的事情⁸,但“国家”却不是什么人都能建立的(这是布克哈特在给他的政治友人的信中所说的话)。我们可用尼采的一句话作为补充说明:“从现在起再也建立不了的东西是一个按照前人理解的社会。我们缺乏所有建立这个社会的东西,首先是缺乏材料,我们大家都不再是建立这个社会的材料。这是时间造成的事实。”

8 见布克哈特《理论》中关于世界史观的结束语!

下一个问题是：布克哈特根据何种统一的观点和目的处理他的兴趣对象——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方法？在布克哈特那里，不是任何看问题的方法都十分有意义，而是如他所言的“对生活的看法”，即从生活体验中得到的“基本信念的资本”。在方式方法方面，布克哈特的最大兴趣是如何思考生活本身的历史过程，如何评价这个过程，或者用他最冷静的话说就是如何进行“估价”。他对世界历史考察的兴趣说到底无非是通过人来对人的生存进行历史的评价或者估价。与此相应，布克哈特也从对死亡和自杀的理解那里获取对生存的评价方式。在《希腊文化史》中，他借助有关死亡和自杀的讨论得到一个结论：需要全面总结希腊人的生活。古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对生活的评价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总是敢于希望，“他们的希望并没有被世俗的智慧和听天由命观念遏制在内心中”。布克哈特的全部世界历史考察（尤其是考察世界历史中的幸福和灾难）的最终目的实际上不在于得到所谓的世界历史，而在于得到一个“对生活的坦率评价”，尽管需要通过考察世界历史。依他之见，史学危机的真实价值也在这里，正是史学的危机把一个“对世人的独立估价”放到我们面前，“人们重新明白爱什么、恨什么，重新知道什么是生存条件”。对布克哈特而言，雅典的生活是冒险的和紧张的，其实就是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带来持续不断的恐慌，但哲学仍然在雅典繁荣起来。尽管有不安定因素，布克哈特说道，当时的雅典人肯定感觉到了自身的现实存在，但这种感觉不能换来世界的安全。与此相反，我们今天的整个道德都以安全为导向。保险公司能做国家不能做的事情，甚至放弃保险都能招来道德的谴责。⁹所以，把过去历史放在当前做个比照，也可向我们显现我们的世俗生活的实际情况，并且能首先增加“不依赖”所谓的世界历史的程度。通过这样的世界历史观可以获得“阿基米德点”，并借助这个支点从精神上克服世俗之物。任何宗教和信仰的最深层次的基础都

9 与此不同，布克哈特所说的安全正出自人世间的衰弱和不安全。他本人在《简史》(Vita)中简单和清楚地表述了这一点。

是由这个“克服世俗之物”构成的。布克哈特关于君士坦丁时期发生的隐居现象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他对生活和历史的评价。在阐述了君士坦丁大帝与教会的关系后,他继续说道:“与内里圆滑的国家权力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许多人的奉献[……]这些人生活在世界中心[……]他们纯粹出于崇高的信念而自愿守穷。他们没有其他享受,他们逃避世界和文明,作为‘避世者’,作为隐士。”“在巨大的、运动中的外部世界中重新找回迷失的孤单的自我,这是人的本性。他以前在外部世界感觉到的内心纠结和矛盾越深,这种孤单感产生的封闭性就越大[……]”“隐居生活并非以一个健康的社会状态和个人状态为前提,它更多地属于恐慌的时代,因为有许多破碎的情感要寻找道德,同时又有许多强大的心脏不得不错误地在整个世俗生活和自身奋斗中与远离尘世的上帝抗争。谁醉心于现代的生意活动和最主观的生活理念,由此想把那些隐士送进劳改所,谁就不是那么健康的[……]我们把禁欲者[……]希望承载的个人得失放在一边不谈,这样剩下下来的便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影响[……]那些隐士是这样的人,他们把较崇高的禁欲生活立场或者禁欲生活要求留传给了以后数百年的精神社会。没有他们的榜样,教会(全部精神利益的唯一机构)就会完全世俗化。我们的时代在舒适的无约束的精神工作和活动中,它很想忘记,正是这种舒适破坏了中世纪的教会传给科学的超世俗的东西。

当布克哈特把这样的世界历史观理解为通往自由之路,亦即通往世俗之路时,他常会强调指出:虽然“克服世俗”或者“尘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禁欲基督教(他像奥弗贝克一样把这个基督教当作唯一的基督教。¹⁰),但却是属于基督教的。布克哈特在给绍恩伯(Schauenburg)的信中写道:只有两种克服世俗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在于“世界雄心”,另一种在于“基督教的禁欲”。毫无疑问,布克哈特不是有雄心的人。他在这封信中也没有展开谈论另一种可能性。但他还是以—

10 见奥弗贝克(Overbeck)《基督教和文化》,巴塞尔1919年出版,第184页以下,“布克哈特对基督教的态度”。

的学者生活形式持守“禁欲理念”。布克哈特本人是一个“避世者”，他像尼采一样意识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禁欲理念意味着什么”，即意味着“通向独立之桥”，意味着“一个衰退的生命的保护本能和拯救本能”以及一个“维持生命的诀窍”。

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考察倾向于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他的“真正历史伟人”的概念就是依照这个基本倾向确定的。个体对于大的共同体而言具有重要性，形式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所以《世界历史考察》中有关“历史伟人”的章节就用“个体与公众”作为标题。布克哈特按照一个主导性成见对历史伟人进行具体评论，这种成见是由人的分量构成的，对任何时代都适用。根据他在评论真正伟人时所沿循的一般方向，我们能确切地知道他对以相同方式得到承认的历史伟人有着与众不同的评价。布克哈特不否定拿破仑拥有历史伟人所必须有的意志力和影响力，但却否定他是真正的伟人。¹¹布克哈特根据拿破仑与梅特涅的往来信函质疑了拿破仑的为人，他把格雷格教皇(Gregor)视为少数真正的历史伟人之一。¹²但他所用的方式方法在黑格尔那里被当作“心理上的雕虫小技”和“不全的道义评论”而弃置一边。以力量代表整个时代，这是对伟大个体的一般定义。但布克哈特认为，这个定义应受到根本的限制，因为真正的伟大只能是“精神的伟大”和“精神的力量”。这种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不是意志力的对立面，而是不同于意志力的东西。对布克哈特而言，用否定的方式所表述的“精神伟大”就是：评价真正的伟人不应当以本性恶的强权为准绳，尤其不应当以历史的作用为准绳，而应当以能否借助善良内心拒绝任何强权为准绳。依布克哈特之见，拿破仑只是无耻的利己主义的强大代表（最彻底的也是最可笑的利己主义），尽管布克哈特也承认私欲是启动大多数“世界”事件，并让它们受制于统治者的动力。

布克哈特在基督教的世界中寻找和发现了自由思考世界和自由禁

11 见《讲座》，巴塞尔1918年，第151页和《世界历史评论》，柏林1905年，第236页。参阅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后记”。

12 见《世界历史考察》，第234,237,239,243页，以及《讲座》，第17页以下。

欲的真正历史意义,他还在“自由人格”(《希腊文化史》中的一个标题)那里重新找到古典世界(即古希腊古罗马世界)及其在意大利复兴的原始主导思想。基督教的自由是属于世界的,这个自由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后缩小到公众意见范围内的个人自由,就像国家和社会给予它的有效范围那样。¹³

布克哈特的文化历史讲座有两个主要题目:一个是希腊古代史,一个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他认为这两个题目表达了本真的人道主义和他自己关于人的思想。在他看来,本真的人格就是人能够自由。他把这个自由首先理解为不依赖官方条件的否定性自由:持守在官方中间的独立个体。因此自由人格的概念同其反概念,即西方人理解的政治个体是不可分离的。自由人格本质上就是不问政治的个体。

在“自由人格”一章的开始,布克哈特赞扬古希腊哲学家:“自由地从事精神工作,没有官方机构,没有国家和宗教的强制性干扰,没有官员学校,从不会尊崇强权。”在无欲求的玩世不恭者那里,苏格拉底的自由人格被强化到极为崇高的程度。“他们身体力行,使哲学保持它的骄傲、职业生活能力和足够的人数。”伊壁鸠鲁也特别努力做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不问政治就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和对波利斯专制的一个自然反应(这个专制实际上藐视世界,藐视国家自由,藐视人民自由,藐视需求自由和藐视名义上得到承认的言论自由)。由于布克哈特把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独立性看作这些过去年代的样板,所以他在选择样板时不会违背历史地编造一个“永恒有效的”历史样板,尽管他崇敬永恒有效的力量。

现在我们清楚了布克哈特的考察对象和考察方向。如果要追问他的历史考察本身的动机,那么我们会发现,布克哈特对过去的考察源自对独立的要求。布克哈特经常强调,学习历史对他来说是件“快乐的事情”。这便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动机。更准确点说,布克哈特在第

13 在布克哈特与金克尔(Kinkel)的信函往来(巴塞尔1921年,第81页)中清楚地表明,这个独立于所有“官方”的特点是如何显现布克哈特自身历史的。

一次动身去罗马(1846年)前给他的朋友绍恩伯的信中写道：“这个绝望的时代，你们那儿的天气越来越压抑，我不愿意[……]和你一起完全摔倒，所以想避开你们去美丽的[……]南方，那里的历史(即当前!)已经终止[……]避开现代性可使我恢复健康。是的，我想避开你们所有的人，避开极端分子、共产主义者、实业家、绝对主义者、哲学家、诡辩家、狂热的国家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用我这样的人绝对建立不了一个国家；为此，我愿意做一个好的私人[……]我对此有天赋[……]我相信，从你们的眼中可以读到一个无声的责备，因为我是如此轻率地[……]对待艺术和古代史[……]与此同时，社会的最新日子被挡在门外。以上帝的名义！我只能这样做，在普遍的野蛮[……]来临之前，我希望[……]至少能找到那个让自己堕落的兴趣，即建立古欧洲。”当朋友说布克哈特忘记了“历史这个玩意儿”，并问他能否从意大利返回时，布克哈特以拒绝的态度回答道：面对“历史的当前”，他只有在意大利才感到自由，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所有企盼的“平静”。他用这样的话结束他的答复：“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只是不要在当今最黑暗的强权与你们一同干坏事时还谎称自身‘是自由的’。”¹⁴

人们常说过去的岁月负担重，布克哈特反而感到当前的负担重，因此希望能从这种负担中解脱出来，方法是尽可能忘记当前和让自己总处于对过去时代的回忆中。

布克哈特可以非常顽强地生活在回忆中。他有一次写道：“如果我到了地中海，我就能整年生活在回忆中。”他对带来烦扰的将来不抱任何期望，这使他有可能摆脱当前的负担(他的一些参与政治的朋友正相反，因为这些他眼中不自由的人受到“当前的泡沫”[尼采语]约束，尽管他们对最近的将来感到担忧)。依照布克哈特之见，通往自由的路就是把过去的东西放在当前作为参照物，但不是让它们作为历史显示人

¹⁴ 见布克哈特致绍恩伯兄弟的信(1844年8月2日和1849年9月21日)。另见布克哈特致金克尔的信(1844年1月27日和1846年12月10日)。

能有多大的独立性,而是首先让评论本身摆脱那些参政之人,由此取得特别自由的态度。布克哈特有一次直接把这种评论或者静观表述为“在备受束缚的大众意识中的自由”。这个自由使人本身有可能从热衷于现实运动中解放出来,并有可能“从精神上克服”世俗之物。布克哈特的历史考察因此有这样的功能:从缠人的当前的直接要求中解脱出来。他的使自由成为可能的历史考察,同时出现在上面所引的信以及给鲁尔(Ruhe)的信中,这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他的那些活动在当前的朋友那里显现出因担忧眼前生计而对将来充满不安的情绪。他那个时代中所有令人不安的东西现在都还存在,将来仍然会存在,但会失去原来的特征,因此人们以后只能回忆它们,只能把它们放在当前作为参照物,只能纯历史地“评价”它们。对布克哈特而言,过去已经过去,我们不再能指望什么,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这个过去由此头一回能够为纯粹的、自由的考察服务,因为人们可以把它们带到当前,就是说,可以同时把平静带入单纯的考察中。这个平静和让平静就是布克哈特在转向过去时要寻找的东西,也是构成他倾向自由的内在动机的东西。

布克哈特以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为自己创造了平静考察的自由。他生活在考察过去中。这样的考察使布克哈特从不平静的当前和将来中解脱出来。他把世界历史当作文化历史,并看重艺术史的研究,这样他便从时代的不安宁中完全解脱出来。在他看来,对“永恒之美”的纯观念就是艺术观,而“永恒之美”就是原本平静的“自在的世界”。布克哈特认为,艺术在时间上的历史只是一个“途径”,一个更充分地发现美的“稀有”现象的途径。他把历史看作一场严肃的“话剧”,看作事件的组画。他不是以历史的态度,而是以美学的态度对待艺术。与此相应,本真的艺术就是无忧无虑的,因而是绝对当前的或者不受时代限制地享受。他的《向导》的副标题就是“享受意大利艺术品的指南”。布克哈特钟爱画家克洛德·洛兰(Claude Lorrain),《向导》的结束语就与这个画家相关:“作者希望,由他陪同去阿尔卑斯山的人们在心灵上得到平静的幸福。作者在罗马享受到这样的幸福:罗马的记忆极强烈地